

麦地丛书

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得主

张雅茜◎著

找那根白发。

说破天也不去。不是钱多，

艺术怎么能让钱给脏了？

我邢月兰从不唱堂会。你不知道？

说着也一眼镜子里的薛老板

手里的公债，他在那时，手里

周大发说：你该歇歇那，是奇通之材么。

自古长江后浪推前浪

他们这一批演员有文化，

前途不可限量啊。

只是这样做对邢月兰未免太的，

毕竟这剧本是她到北京拿离

再说，剧中的女一号也

我倒是觉得，

如果能见见那个女老

电视剧里的女一号让小邢

舞台剧让邢月兰上，不失立

邢月兰镜子里，右手翘了翘，

找那根白发。

说破天也不去。

不是钱少钱多，

艺术怎么能让钱给脏了？

我邢月兰从不唱堂会。

你不知道？

说着也一眼镜子里的薛老板，

手中的小镜子仍在那堆乌云里翻来翻去。

周大发说，

你没发现小邢月兰是块可造之材么？

自古长江后浪推前浪，

角儿

的

的

北京文艺出版社

找那根白发。

说破天也不去。不是钱少钱多，
艺术怎么能让钱给脏了？

邢月兰从不唱堂会。你不知道？

说着乜一眼镜子里的薛老板，

手中的小镊子仍在那堆乌云里翻来翻去，

周大发说，你没发现小邢月兰是块可造之材么？

自古长江后浪推前浪，

他们这一批演员又有文化，

前途不可限量啊。

只是这样做对邢月兰未免太不公平了，

剧本是她到北京拿离婚的钱买回来的，
说，剧中的女一号也是为她写的。

我倒是觉得，

如！能！见！见！那个女老板，

电视剧的女一号让小邢月兰上，

剧让邢月兰上，不失为两全其美呢。

邢月兰在，右手翘成兰花状，

根白发。

也不去。

少钱多，

艺术让钱给脏了？

我需从唱堂会。

你不知道？

说着乜一眼镜子里的薛老板，

手中的小镊子仍在那堆乌云里翻来翻去。

你没发现小邢月兰是块可造之材么？

自古长江后浪推前浪，

邢月兰在镜子里，

角儿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角儿 / 张雅茜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0.3

(麦地丛书·第1辑)

ISBN 978-7-5378-3299-1

I. ①角…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1440 号

书 名 角 儿 (麦地丛书)

著 者 张雅茜

责任编辑 陈 洋

助理编辑 樊敏毓

封面设计 任丽凤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h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960 1/16

字 数 265 千字

印 张 20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299-1

定 价 29.80 元

这一方水土（代序）

张雅茜

写了十多年小说，扫视自己笔下的人物，几乎全是女性。几位有数的男性，也被我写得瘦骨嶙峋，甚至，毫无生气。不仅仅因为自己也是女性，更谈不到女权这个词。实在是笔力不及。也许，与女人对话更容易些？只要坦诚相待，总有走进内心的那一瞬。还有，女人与生俱来的仁慈，善良、包容以及悲悯情怀，飞蛾扑火般地追求爱情的执拗天性，更能使笔下的文字，摇曳生辉，顾盼生情。

曾有评论家分析我作品中的“渡口”情结，我不否认。确实，在短篇小说《河水拍打着堤岸》，长篇小说《涇津渡》以及散文《人之渡》和《村渡》中，我不厌其烦地描述过那个渡口，她成了我作品中不变的场景和无限想象的空间。她的“舟桅林立”，她的“日吞吐货物五千吨”，她的旌幡飘摇和如银山般的盐，遥遥相对通往长安的古驿道以及河谷中昼夜响彻的驼铃，常常在我写作时出现。无止尽地主宰着我的情感世界，使我深陷其中而不能自己。

说不清为什么，那小小码头，帆起帆落，岁月流转，随河水

涨落而不断移动，却始终固守着那个河谷，千百年来，不曾改变。仿佛命运的主宰，让我们家的女人，也由不得围着她转。多少年前，一位十八岁的美丽女子走出豪门大宅，跟在一位教书先生身后，就从对河登上木船，过黄河姗姗而来，做了我的姥姥；十八年后，又一位美丽女子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跟在做生意的丈夫身后逃出这块土地，也是在这里启程。羊皮筏子冲进激流时，她身后传来的是倭寇的枪声炮声，脑子里铭刻的不灭的记忆：小镇燃起的熊熊大火和屋梁掉进火堆的噼剥声。她是我母亲。又一个十八年过去，享尽了荣华富贵又当过省劳模的母亲再次回到渡口，却是被下放回农村。这一年正好是她三十六岁本命年。刚刚十二岁的我，看不懂母亲的愁眉不展，体验不到世事变迁的凶险，只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面对一河壮阔，寻找着古诗句中曾经的描绘，喜欢，兴奋，新鲜。多少年后我才体验到，这“新鲜”的代价。把我们从城市生活中拽出来，生拉活扯一般。那种疼痛，伴随着我最初的文字，宣泄在字里行间。我明白，就因为，她是故乡。她有养育我祖先的恩德。她理直气壮。包括后来，政治和非政治原因的一切，一切……



一眨眼就是我的三十六岁本命年，我押着一车货物摆脱了被劫的凶险回到家，竟然也是从这个渡口。从河南到山西，我本是有三四个渡口可以选择，却不知为什么偏偏是它涇津渡而不是茅津渡或风陵渡？它有一只魔手，让我在一夜之间，体验生命的短暂和不可复制的每一天。从此，我开始写小说。从此，“渡口”这个词，频频在我的文字中出现。从此，我小说的色彩和气味，

始终弥漫着黄土高原的尘嚣和黄河水的泥腥，语言难以摆脱夏日河水的激情和冬季河谷的荒凉，想象的世界，总是走不出富足而又贫瘠的晋南乡村和飘散着乡村味道的小城。姥姥和母亲，以及姥姥的母亲和母亲的姥姥们，纷纷登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日复一日的单调苦涩的日子带来的失落和凄清，抗争与叛逆带来的耻辱与悔恨，成为我作品的“主旋律”。当然，还有幸福和我为她们设计的希望伊甸园。譬如唱蒲州梆子的角儿邢月兰，譬如纯阳宫博物馆的管理员宋梅影，譬如盲人说唱组的赛桃花。还有与男主人私奔的保姆“女人”以及，离婚离成一件刑事案的女教师杨柳。

想象与现实常常会混在一起，甚至背道而驰，我也就常常陷入困惑与思索。我常常想，为什么总是渡口而不是我童年的西北小城？或者，生我的古城如今的西北都市西安？为什么总是晋南女人而不是别的姐姐妹妹？我未曾见过的祖先怎么就不肯放过我，让我走出这块土地，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去感受，去体味，去时尚一回？

在我的想象世界里，渡口一直叫做“涇津渡”，比如今的“陌南镇”有诗意得多。她是因涇津镇而来还是涇津镇因她而来，已没有人能说得清。在《辞海》里，三点水的豆字只有一个解释：“涇津，黄河古津渡，因涇水从河北流入此而名。”在县志里，曾经有过“三十里涇津街”的说法，但是，如今从中条山下来到黄河渡口一共不过三十里，山不可移，河改道也只会是三五里地，

写《十三年》时，想起母亲的人物，几度在脑海中浮现，此篇为母亲而作，亦是先生之气，不仅因母亲而生，亦因先生而生。

那么三十里涇津街从何而来？只能说，在这条运盐古道上，确实从山下到渡口曾经热闹过繁华过，也曾经以它的热闹和繁华兴起了涇津镇的热闹与繁华。看着如今的不足二里长的现代化小镇，那些曾经的繁华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沧海桑田，白驹过隙，古驿道两旁，是麦苗的碧绿和苹果花的嫣红。还有，亘古不变的家的气息，温暖而惬意。也许，这才是一种还原？

渡口是因现代化的公路和铁路大桥而衰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显示了社会的发达与进步。我不再有机会去坐撑起篷帆的小木舟，也不可能再去挤那冒着黑烟载满了汽车、毛驴和小贩的轮渡船。可那些坐船的情景，那些散落在渡口周围的遗迹却铭刻在我心里，像是一个烙印。譬如老子骑青牛姗姗而出的函谷关，譬如流传过项羽与刘邦争雄那段佳话的霸王城，譬如那座镌刻着三十多名抗击倭寇壮烈牺牲的烈士纪念碑。还譬如传说中的马祖庙和凤凰台。当然，还有小镇一街两巷旌幡飘摇的店铺，雄踞在镇南北被蒲州梆子名角开过台的过街戏楼——独乐阳春台和申明亭。更有，这方水土滋润过的，女人们。

其实，小镇如今不乏高楼和商店，街道也整洁漂亮，可是走在街上，我总是找不到感觉，这里说的是文学感觉。我想念我从未见过的那青砖街道，那石牌坊，那鳞次栉比的商铺和店小二叫卖的吆喝声。银楼的青石阶上的女子裙裾，桑柔润里妇人的棒槌声声，博物馆展柜里的三寸绣花鞋，《列女传》里无数个赵王氏或者景张氏，是有故事的。是诗意的。是属于小说的。细细品味，想象的空间就在那一瞬，打开，斑斓而无垠。



小镇的位置有点特别，南临河北倚山，东西各有无数条深沟。有一年除夕，大雪封山，回家过年的人被挡在风陵渡火车站和山北解州，硬是挪不了窝。过了初五，才有胆大的车子带着防滑链从西边进来，雪地上的车辙，简直有点触目惊心呢。我想我曾经就像被雪包围的小镇，固守着自己喜爱的旧东西，拒绝接受能够使我改变的一切新鲜与时尚，包括走出大雪纷飞的小镇，走过黄河，翻过大山。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其实我写东西后就离开小镇了，我在小镇北边的小城生活。那里几乎每家都与乡村有着藕断丝连。经常会有父辈或者亲戚走进叫做单元楼的房间，把沾满泥土的劣质皮鞋在沙发边上蹭蹭，把痰咳在木地板或者地毯上。小城人习惯喊叫一般的说话，是普通话，却带着浓重的小城口音。爱吃面条和馍馍。爱穿与自己年龄身份得体的服饰。尤不喜标新立异。做人方面格外孝顺父母。做父母的就必给儿子娶一房媳妇弄一套房子作交换，等老了时让儿子侍奉自己再买一副好寿板体体面面打发自己。所以就活得不怎么轻松。有一点共同的东西就是，小城和小镇都是不缺文化的，你只要去看看农家院门楼上的“耕读传家”或者“紫气东来”之类的匾额，还有小城整日习书法溜古玩市场看蒲州椰子的各色人等，数不清数的名家后裔们，以及分布在区域地图上的数以千计的古建筑古遗址们，你就会知道这里文化的根有多深。她像糖稀一样，紧紧包裹着我——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你得有十分的警醒和力量，才不至于被窒息而死。

根有多深枝就有多壮叶就有多茂，这似乎是真理。但却不能移动，大树一挪地方，成活率就不高，这是自然法则。然而人们的本能是求变，求新，对于文学，更是这样。一位名家说，好小说应该是时尚的形式，而内蕴却是古典的。我喜欢这个说法。

我希望自己这样去做。

我在努力。

2008年12月8日于运城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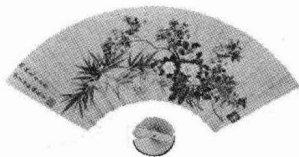


目 录



角 儿	1
红桑葚紫桑葚	41
磨坊与紫色	85
女儿石	144
盲	182
好戏连台	223
大山无言	263
孟 姐	289

角儿



邢月兰在镜子里，右手翘成兰花状，找那根白发。说破天也不去。不是钱少钱多，艺术怎么能让钱给脏了？我邢月兰从不唱堂会。你不知道？说着也一眼镜子里的薛老板，手中的小镊子仍在那堆乌云里翻来翻去。

薛老板不耐烦了：在凤城，连当官的也没人对我说不，你不知道？哼，不就一个戏子么！你以为你是艺术家？怪不得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邢月兰一愣。扭身时已柳眉竖起，小镊子啪地拍在梳妆台上，兰花指颤颤抖抖，直点薛老板鼻尖，你，你与我出去——！

薛老板拂袖而出。木楼梯上，金利来皮鞋吱吱乱叫。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主儿！

今儿就吃你一杯，你能把老娘怎样！话落，邢月兰顺手抓起梳妆台上的搪瓷茶缸追出来，朝楼梯砸去。声音撵着薛老板脚后跟，丁零当啷到院里，泡涨的膨大海一路撒落，像谁家的狗屎拉在楼梯上。

奔驰 600 旋风般冲出剧团大门，扬起的烟尘有点盛气凌人，张越急躲路边，说，这人抽西北风呀，刚才还问邢老师住哪间房，特儒雅特风度，像电视剧里那个叫……啥的？王胜利说，多了，只要叫老板的，都这德性！

再扬脸看，邢老师已转身进屋，房门啪的一声，嚎叫就从门缝里钻

说破天也不去，
下贱的戏子，
让我给瞧了，
我那月兰也不唱堂会。

角
儿



2

出。两个学生，站楼下面面相觑。

戏子，两个字如同霹雳，把邢月兰炸醒。北京领梅花奖带回的那份喜悦，遥远已似梦境。

戏子怎么了？戏子你不也求上门么？有本事你老娘死了你自己怎么不唱，找我们戏子？把我们与婊子相比？可恼，可气！可恨，可杀！戏子就戏子，老娘位贱人不贱，就是只在台上唱不走事（唱堂会），我们又不是王八班子！

一生气，邢月兰忘了自己一贯是叫八音会或者自乐班的。她始终忘不了，婶婶小翠花，就是靠着走事才使堂兄妹有碗饭吃。那是二十多年前，在公社宣传队唱过戏的小翠花，席篷下粉墨登场，臂挎竹篮唱“阳春儿天秋燕去田间，慰劳军属把呀把菜剋”。黑发藏在火车头帽子里，然后一掀大辫子绕脖子甩在胸前，唱“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座山雕杀我祖母掳走爹娘”。那一次扎两只水袖啪啦啪啦甩，像纺车轮子滴溜溜转，把小月兰转得偷偷跑出学校进了剧团。

可是，堂妹拖到三十岁嫁个二婚头。堂哥招赘到邻县一个小寡妇家。街前巷后谁家有喜事，婶婶只有在灶前摘葱剥蒜的份儿，不能进新房去铺婚床展嫁妆。亲侄女儿月兰出嫁，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婶婶为她盘头，可奶奶的眼睛锥子般盯着婶婶，绝不许她走近月兰半步。月兰穿着大红缎子袄拜完祖宗走出院门时，婶婶倚着厨房门，那眼光如同钉子钉在她后脑勺上，二十多年来仍隐隐发痛。月兰在心里为婶婶抱不平，不是婶婶顶风冒雪走事，叔叔能有钱买药治病么？叔叔可是奶奶的亲儿子啊。婶婶一次散戏后拉着她手说，我的儿，好好在戏台上唱戏，再穷也别走事。女人一走事，这辈子就不是人了。记住了啊？

这几年搞改制，政府发一半工资，另一半靠剧团自己卖票演戏。演一场两千块，每人领十五元补助，旺季时也不过每月十来场。演员纷纷加入走事，就成了时髦，“按质论价”，一晚上能挣成百元钱，农村自乐班也

如雨后春笋。

邢月兰从不动心。

婶婶小翠花的告诫只是原因之一。她从来都认为走事是对艺术的亵渎。当年人们围着小翠花，目光与笑声里那种淫褻，没齿不忘。她要正正经经在戏台上唱。要贴了鬓包了头，描了眉画了唇，系了裙执了帕扇，像了戏里的人物才开口唱。那一刻她在幕帘后，一声叫板，踩着鼓板出鬼门道，半个圆场，一个亮相，瞟一眼台下黑压压人头一片，就有了目空一切高高在上的感觉。她就不再是邢月兰，而是红娘、貂蝉、胡凤莲、江姐或李铁梅。她的一举一动，媚笑，奸笑，假笑，淫笑，甚至皮笑肉不笑，皆属了剧中人。就连胸腔里那颗心，也因剧中人需要或急促或平缓地怦怦而动。追着她脸蛋身子的那些目光，不怀好意，也是对着剧中人而非她邢月兰。

也是演过的角色太多，她在舞台下的形象反而常常被人们忽略。那双大眼左右顾盼，或是柳叶眉微微颦起，还有说话间时不时恍惚走神，甚至不说话时聚在眉目间那丝忧郁，都会使人想起剧中角色。偶尔下厨房，端着汤碗出来，一溜碎步，兰花指高翘，腰肢扭动，烫了手还要不忘节奏扮相，就足以让你喷饭。她与丈夫吵架最好看，兰花指直点丈夫鼻尖，“你你你这个——”那“冤家”两个字经常脱口而出，让人们像看喜剧一样忍俊不禁。

电话铃骤然响起。邢月兰仿佛从梦中惊醒，拿起话筒没好气地吼，谁？

哟嗬，这梅花奖还真不敢小看，脾气一夜间就长？大艺术家，看来我这局长没好日子过了，开个会都请不动？这样吧，你等着，我让周副团长坐我的车去接你，啊？

邢月兰说，对不起文局长，我马上到。粉扑扑了腮，口红重新涂了，出门时习惯地一扭头，那根找了一早上的白发跳在镜子里，赫然醒目。

说爱也不去
不拿钱去
让钱给脏了，我那月兰从不咽窝囊。

月
兰



4

一辆白色宝马车嘎地停住，堵住邢月兰。

乔成仁钻出车门，白色休闲装皱巴巴，神情紧张严肃。邢月兰乜着眼从头扫到脚，鼻子一哼，开着宝马要钱，这演的哪一出啊？你等着我去拿。乔成仁就地锁了车，跟在前妻身后上楼。儿子这个月的伙食费已经交了。邢月兰突然回头，乔成仁没提防，一步踩了空，邢月兰一把拉住，对准他鼻子尖，像是白娘子断桥上对许仙，你、给、我、听、好、我、儿、可、不、花、那、富、姐、后、妈、的、钱、别、把、我、好、好、的、儿——给熏一身铜臭味儿——乔小六我可是每月都给儿子交伙食费的！说完松手胳膊一甩，随着最后一个字的尾音收回眼神，扭身掏钥匙开门。

乔成仁紧跟，邢月兰一把拦住，这是我的家，你且门口站着！

乔成仁急了，月兰，我真不是来拿钱的，我是要跟你说事。

什么事？我跟你还会有什么事？我跟你那天从民政局出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乔成仁说，你总得让我进屋吧？这十几年的夫妻就成了冤家仇人，一脚里一脚外，咋说事？急着呢！

邢月兰冷笑一声，你还有脸提夫妻二字？算我那十八年猪油蒙了心，连王宝钏都不如，就值那几个臭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又来找我干什么？还嫌我这人没有丢够么？这凤城四百八十万谁不知道我邢月兰叫丈夫休了！

乔成仁说，又来了又来了，你说那么难听干啥？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咋说也在一个枕头上睡了十八年，就连一句话都说不上？

呸，你少提十八年！我恶心。

好好好，不提就不提。那不说别的，你老妈我总伺候了十多年吧？就连她老人家都说我比她亲儿子还孝顺呢。再说，咱俩离了婚，这儿子可不是别人的，你还是他亲妈吧？

邢月兰沉吟片刻，松开手放前夫进去，自己却扭身靠在门框上。说

吧，啥事？

乔成仁说，你进来我再说。

邢月兰索性退后一步靠在栏杆上。我得避避嫌。省得落下闲话，让你那富姐说我邢月兰不要脸，勾引你。

乔成仁苦笑一下，你把薛宏刚赶跑了？

关你啥事？

你不知道他是文局长小舅子？

他就是省长爹，还能不让我唱戏？

你傻不傻呀？文局长管剧团，得罪了他，你这个团长还当不当？你这个艺术学校副校长还要不要？

不当就不当，不要就不要，当也是摆设，要也徒有虚名，还影响我演戏。

不当不要？那是个啥后果你想过没有？那你就和其他演员一样拿一半工资，那三室一厅的新房就挨不上你，文化局的小车能让你坐来坐去？你儿子能不掏五万块赞助费读名牌高中？我说你醒醒吧，你也得晓得白菜多少钱一斤猪肉涨价了没有。过去有我，你不知道也罢，可以安心唱戏，现在没有了我……

少了你这张屠夫，难道我要吃混毛猪不成？你别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你现在说这话还有谁信？

乔成仁仰天长叹，我寻思两年了，你该清醒了，没想到你还是你。算了，不说了，你爱咋想就咋想，爱咋骂就咋骂。我只想劝劝你，别那么死心眼儿一根筋。走事咋啦？北京的大腕儿谁不走穴？有钱就行。你看看文工团，那个拿过国家大奖的美声男高音演唱会，二十元的票子还要局长找关系去推销，你说可悲不可悲？人们就愿意听什么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有几个人欣赏你这凤城的帕瓦洛蒂？咱剧团不也面临着危机么，一场戏包两千块，百十号人只够糊口，只顾着下乡赶场子，哪有时间排新戏？更谈不上艺术创新。现在的戏曲观众大量流失是现实，地方小剧种灭亡是

邢月兰在镜子前，右手捏成兰花状，找胭脂，不，少钱多，也水么，让钱给脏了。我邢月兰从不唱堂会。

角
儿



6

早晚的事。大家出去走走事挣几个钱，贴补贴补家里，有啥不好？你一个团长挡在那儿不去，显得你多政治，还开会禁止大家去，让别人背后戳脊梁骂你？说你饱汉不知饿汉子饥，图个啥！

邢月兰最不爱听的就是这话，双手往腰里一叉，说了半天，你是为那个大款当说客来了，他给你多少钱？啊，我算算，要是划得来，我就再卖你一次！

听到那个“卖”字，乔成仁心像被针扎，脸突然红起，涨得只差涂两道卧蚕眉扮关公，唱《单刀赴会》。那好，我是好心得不到好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说了，儿子这次英语成绩不错，看来考托福没问题，我提醒你，如果儿子执意出去，没有百八十万可是交不了差的。

邢月兰说，你不是傍了大款么还愁没钱？我一个演员能攒几个钱？莫非卖你不够还要卖我不成？卖我也是徐娘半老，值不了几两银子。

乔成仁苦笑道，你怎么越来越刻薄？这可不像你邢月兰。你不是不让儿子沾她钱么？怎么这会子倒忘个一干二净？

邢月兰无言以对，想了想说，那我儿子就做爱国主义者，就在凤城上大学，不出那个国也罢。

乔成仁道，你这不胡搅蛮缠么？

邢月兰说，跟你不胡搅蛮缠跟谁去胡搅蛮缠？莫非让我去找你那富姐理论去么！嘴里嚷嚷着，那眼圈儿已经红了。正闹着，副团长周大发站院里骂道，谁这么不长眼车子停门口？

乔成仁三几步跑下楼，周大发脸一沉低声说，小六子你显摆个啥呀，不就是一辆破车么，值得开到团里来？

邢月兰一步一步走出楼门，周大发看到她脚步发沉，从北京回来的一身喜气已荡然无存。

文化局例外地开了短会，局长文如海让大家散了，单留下剧团副团长周大发和团长邢月兰。

